



美帝間諜活動的破产

群 众 出 版 社

830(z).
7759

美帝間諜活動的破产

巴拉肖夫等著
高士彦、曹岩华等譯

群众出版社

1957年8月

22080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关于美国反苏的顛复活动”，“B—52号地区”，“走向光明的人”等五篇。“关于美国反苏的顛复活动”是写三个自首的美国間諜在一次記者招待会上对他們如何被美国情报机关所征募和派遣到苏联进行破坏活动的叙述。

“B—52号地区”写一批美国情报机关派到苏联的間諜在白俄罗斯境內被消灭的經過。

“走向光明的人”描写一个美国情报机关專門訓練的特务在一踏上苏联領土立即向苏联国家保安机关自首和在自首后得到寬大处理以及他現在在一个国营农場工作的情形。

美 帝 間 諜 活 动 的 破 产

巴 拉 肖 夫 等 著

高 士 彦 曹 岩 华 等 譯

*

群 众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單东堂子胡同3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00号

財政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总)20 (文)16 开本787×1092 $\frac{1}{2}$ 印張3 $\frac{1}{2}$ 插頁4

1957年8月第1版1957年8月第1次印刷

字数83,000 印数00001—15,000册

定价(6)0.38元

統一書號: 10067.16
定 价: 0.38元

目 录

关于美国反苏的颠复活动.....	1
間諜的巢穴.....	22
身穿袈裟的間諜.....	29
“B-52号地区”	32
走向光明的人.....	95

CAB/6/18

关于美国反苏的颠覆活动

2月6日在莫斯科中央新闻工作者之家举行了苏联记者和外国记者的招待会。苏联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里·弗·伊利切夫向到会人员发表了声明。

里·弗·伊利切夫的声明

伊利切夫说，正象大家知道的那样，派遣间谍和破坏分子是苏联的敌人为了达到其反人民的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斗争形式。自苏维埃国家建立那时起，西方国家帝国主义侵略集团无论过去和现在一直千方百计地企图削弱苏联和从内部来进行破坏。

在我们这个时代，美国侵略集团是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反对所有独立自主国家的所谓“秘密战争”的策动者和主要组织者。

美国是历史上第一个把反对它所“不满意”的国家的破坏活动、粗暴地干涉其他大小国家的内政，当做国家政策的。我希望你们注意美国领导人策划的所谓“解放政策”。1956年初，白宫所作的声明中曾公然指出，“解放”人民民主国家过去是、现在是、直到将来获得成功时为止，将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的。

的确，“解放”学说，即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破坏

活动的学說，多年以来就决定着美国对这些国家的路线，并且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在美国統治集团的眼睛里，这个学說好像是反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敌对行为的“法律根据”。

大家都清楚地知道，美国国会撥出了数亿美元用做破坏活动的經費。195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共同安全法”的所謂卡尔斯坦修正案。这个修正提案的作者亲自作了以下的声明：

“我認为‘共同安全法’修正案規定一亿美元用在“現住于苏联或从苏联和共产党統治下的其他国家中逃跑出来的人身上”，应追求两个目的：第一，帮助那些从共产主义国家中逃跑出来的人們，首先把其中願意組織起来的人組成民族軍隊，使其能和北大西洋联盟的武装力量一起作战。第二，对那些处于‘铁幕’后边的，以推翻共产主义制度为行动最終目的的人們給予实际的援助。”

这是美国官方人士向我們做的多么露骨，多么无耻的声明。必須肯定地說，不論是这个法令本身还是对法令的修正案，都是美国对国际法基本准則的粗暴破坏，这实际上是一种侵略行为。

美国政府机关对爱好和平的国家正进行着顛复和情报活动。以名目繁多的“私人”委员会、基金会、联合会为掩护而进行活动的也是这些官方机关。在这里应该提出的是“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东欧基金会”、“卡涅克基金会”等等。为了資助和领导顛复活动而成立的最著名的組織，就是所謂“爭取自由十字軍”。

应当补充一句，美国的反动統治集团在欧洲設有象“自

由欧洲”电台和“解放”电台之类的宣傳中心和間諜中心的分支機構。

由此可見，在和平时期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史无前例的間諜破坏活动、粗暴地干涉主权国家的內政，已經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础。

当談到美国軍事集团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內政进行干涉时，不能不談到苏联領空經常被侵犯的事实。

从1950年4月到1956年12月这段时间內至少发生过12次空中挑衅事件。例如，1950年4月8日，美国“B—29”型飞机侵犯了里巴瓦南面的苏联国境。1951年11月6日，美国飞机越过了我国奥斯特洛夫海岬区的国境。在1953年3月至7月間，1954年11月、1955年6月、1956年7月和12月对該地区都发生过同样的侵犯事件。

由于美国粗暴地侵犯我国国家主权的事实，1956年2月我們曾举行过一次專門性的記者招待会。我所指的就是陈列有各种文件和美国在苏联領空散放偵察气球的物証的那次記者招待会。

我想特別提醒大家注意美国使用軍用飞机往我国領土上空投間諜和破坏分子的事实。

例如，1951年12月苏联最高法院軍事委员会审理了奧斯馬諾夫和薩蘭采夫間諜案，他們是被美国情报机关派遣到我国从事顛复活动的。

1953年4月，破获了用四引擎飞机投到苏联的美国老牌特务——拉赫諾、馬柯夫、萊米加、高尔布諾夫。他們这些人都在西德巴德維塞的美国破坏暗杀学校受过專門的訓練。

正如拉赫諾、馬柯夫、高尔布諾夫和萊米加所供称的那

样，美国設在巴德維塞的間諜特务学校在西德并不是絕无仅有的唯一的这么一个“学校”。这类“学校”同样也設在慕尼黑、美茵河上的法蘭克福、康弗別林和巴德維利斯高芬等地。

在1946年——1947年間，曾任美国駐莫斯科空軍和海軍助理武官职务的美国特务波林巴哈·洛納德·奥托少校用“別別尔·德吉姆”代号就在康福別林一所这样的“学校”里当过领导人。

1954年6月，保安机关逮捕了美国間諜机关派到苏联境內的間諜破坏分子哈萊和赫拉姆曹夫。他們的任务是搜集重要工业和軍事目标、机场的情报，对这些目标进行拍照，并确定它們的准确方位。1955年1月，苏联报刊上登載了关于美国間諜庫克和东姆勒被捕的消息。

1956年12月，在苏联和土耳其边境上的某一个地方，派遭到苏联領土上的莫洛茨到苏联保安机关自首坦白說，他是受美国情报机关的命令偷越国境的。后来查明，莫洛茨是在1954年被美国情报机关征募的，并曾被利用監視在西德的所謂移民。

某些美国正式的外交代表也进行偵察和間諜活动。

苏联报刊上前曾报导过美国駐苏联武官罗伯特·德列尔曾做为一个間諜被當場捕获，并被驅逐出境了。1954年曾經公布过，美国的外交官馬尔丁·蒙哥福和他的助手在从莫斯科乘火車去海參崴的旅途中进行了間諜活动。

最后，还有一些最近的事实。1957年1月31日，公布了关于兩名美国軍事助理武官——捷西少校和斯托克尔大尉，因从事与其派駐国外的軍事外交人員的身份不符的活动而被

驅逐出蘇聯國境。

我在此宣讀的事實只是蘇聯報刊上在各個不同時期報導的一部分材料。所有這些事實證明：美國粗暴地干涉蘇聯內政，這種活動是違反聯合國憲章的，而且在維持正常外交關係的國家的相互關係中也是史無前例的。

里·弗·伊利切夫說，在結束談話時，我想給你們介紹一下亞庫塔、庫德里亞夫采夫、諾維科夫和赫米爾尼茨基，他們是美國情報機關派到蘇聯來執行任務的，執行的是什麼任務他們會親自告訴你們。

在里·弗·伊利切夫發表聲明後，亞庫塔、庫德里亞夫采夫和諾維科夫都對記者講了話。

我是怎樣被美國情報機關徵募的以及 我為什麼要自首

恩·伊·亞庫塔說，我是美國情報機關的特務，被派到蘇聯進行破壞活動，我想要在這個記者招待會上講幾句話。

我願意向你們講一講，我是怎樣被美國情報機關徵募的和被秘密地派到蘇聯來所擔負的任務以及我為什麼向蘇聯國家保安機關自首。

但是首先我要談談我自己。

我於1921年生在阿穆爾省（即黑龍江省）庫瑪爾區阿列克謝也夫克村的一個農民的家庭里。中學畢業後，我就在伊爾庫茨克大學的地質系學習，在那里我应征到蘇聯紅軍里服務。現在，我母親還住在伊爾庫茨克，父親在戰時死去了。

1941年，我在前綫受傷被俘，來到斯摩棱斯克省的克拉斯諾村的戰俘營。在那里，由於我胆小懦弱，就到德國軍隊

中服务了。推动我这样做的乃是战俘营生活困难的情况和被餓死的前景。战后，我到了西德，在那里受到了一整套的反苏教育和各种流亡組織首領們的恫吓，在他們的影响下，我曾拒絕返回祖国。

1945年底，我被动员給美国人修复德国的慕尼黑——羅馬机场。我們住在离慕尼黑二十公里的巴里德崗車站的战俘营里。我們領到了一种卡片做为我們工作的报酬，用这种卡片仅仅可以买到十公斤面包和三百克奶油，而在有些月份里还要少。我們实际上是在做奴隶。

1946年，我在慕尼黑郊外認識了流亡分子包德利也夫，他当时是前俄国公爵別洛謝里斯基大股东的代理人。这个包德利也夫受了別洛謝里斯基的委托，征募人手到南美洲和非洲去工作，并答应保証到那里过富裕的生活。

我相信了包德利也夫的話，就到卡薩布蘭卡去工作，住在那里的一個西切布尔納捷里的营房里。最初在营房里和来自德聶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省的科华良克·格里高利·吉莫菲也維奇和来自克拉斯諾塔爾边区的沙茨基姆·別特洛·馬克西莫維奇住在一个屋子里，他們都是在战时被法西斯赶到德国去的。

就在这里，我的全部可怕的遭遇便开始了。沒有錢，不懂語言、精神上受到打击，为了不致餓死，我不得不几乎是白白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我在摩洛哥生活了五年，被利用来从事各种沉重的体力劳动，主要是作修建工作。

我曾在卡薩布蘭卡、薩菲、馬拉喀什、西塔塔、辽加港、約德捷馬等城市和別尔別尔族居住的阿特拉斯山麓下的

村庄里工作过。

1951年，流亡分子別塔拉科夫来到了摩洛哥，他利用我要求学习的願望和生活上的困难处境，建議我到西德去，答应給我物質帮助并协助我就学。

1952年，我到了美茵河上的法蘭克福，找到了別塔拉科夫，他把我介紹到流亡分子欧科洛維奇那里去。

应順便說明一句，事后我才知道，欧科洛維奇在战时曾在被暂时占領的苏联領土上給法西斯的偵察机关工作过，調查过苏維埃的爱国志士，并将他們出卖給德国秘密警察。这点是斯摩棱斯克、維帖布斯克和奥尔沙的許多居民都知道的。战后，他又找到了新的主人，成了美国情报机关的征募人，为此，他便利用他所領導的、为美国情报机关服务和完全受其豢养的間諜組織“民族劳动同盟”。

欧科洛維奇征募了我并将我派到美茵河上的法蘭克福附近的巴德汉堡鎮去，到所謂“苏联研究所”去学习，这个研究所設在卡捷尔·弗利德利赫·波洛米納切街，門牌57—59号。其实这是伪装起来的間諜学校。在这里，很多象我这样的人，經過初步审查后就接受了反苏訓練。在这里給我們做了反苏的报告，曲解和誣蔑苏联的生活，尽力以此挑起对苏联的仇恨。

此外，在这个“研究所”里我們还受到了間諜工作方法的訓練。

在巴德汉堡受了三个月訓練后，欧科洛維奇把我帶到慕尼黑附近的巴德維塞鎮，并交給美国的霍拉德大尉，这人在美国的高級間諜学校里領導特务訓練工作。在这个学校里，我受到了完整的間諜职业的訓練。霍拉德給了我一个代号叫

“保罗”。

在这个間諜学校里，我和在座的庫德里亞夫采夫、諾維克夫、赫米尔尼茨基等人一起受了九个月的間諜訓練。我們学习了搜集間諜情报、进行破坏活动、征募苏联公民、掌握无綫电收发报机、使用密碼、使用武器的方法。所有这些“課程”都是我在上边已經提到的霍拉德大尉和以“伏洛加”、“馬科斯”、“鮑布”、“托尼”为代号的美國情报官以及流亡分子欧科洛維奇和馬尔丁諾教給我們的。

美國情报官員为了把我們变成他們馴順的工具，讓我們养成野兽一般的本性，鼓勵我們酗酒和賭博，甚至在上課的時候都讓喝酒。經常把我們帶到慕尼黑妓院里去。这就是被流亡分子征募者出賣給美國情报机关的移民中的苏維埃公民思想腐化的丑惡图画。

在間諜学校毕业前，霍拉德向我和我的同伴宣布說，我們在苏联进行破坏活动的地区是莫斯科和莫斯科近郊。

我們从美國情报机关那里接受的任务是在苏联进行間諜活动，搜集关于軍用机場和机場上飞机的样式和数量的詳細情报，查清雷达設備和重要工业目标。

美國情报官員交給我們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征募苏联公民，建立地下顛复組織，以便进行爆破活动，散发美國情报官員供給我們的煽动性的反苏傳單和組織推翻苏維埃政权的武裝行动。我們还应对某些苏联人的名譽进行誣蔑。此外，还命令我們获取公民証、兵役証、劳动証、身份証等苏联証件。

美國情报机关供給我們每一个人一部收发报机、无綫电指标器、武器（包括无声手枪）、各种密碼、密写藥品、伪

造的苏联証件、苏联机关的各种各样的空白的公用箋、各种图章印鉴的印模、刻有反苏文章的铅版、大量的苏联货币和黄金，并且把比利时、西德、荷蘭和挪威的秘密地址告訴給我們，以便用密写將間諜情报寄給这些地方。

我們是在慕尼黑美軍兵营的一个仓库里，从美軍中尉鮑尔那里領到的間諜装备。

1953年4月21日，我和庫德里亞夫采夫被一架四引擎飞机載到希腊。24日夜間，由希腊轉乘一架沒有国籍标志的飞机，被空投到克拉斯諾达尔边区。从慕尼黑到希腊押送我們的是美軍少校伊尔文克·菲德列尔和我在上边已提到的特务“伏洛加”。

对此还应补充一点，美国人一再告誡我們，一旦在苏联領土上，遇有被拘留威胁的时候，不要活着投降，而应当自杀。为此，在从希腊起飞前，一个美国情报官在我們襯衣的衣領里縫上一个裝有氰氫酸的安培瓶，正象他講的那样，这种东西效力快而无痛苦。我們把这些安培瓶称作艾倫·杜勒斯先生的“友好的礼物”。

在苏联土地上着陆以后，我們到过許多城市，在国内各地游蕩了很久，总是害怕被捕。

我們自首的念头不是一下子就产生了的。

我們是在战时离开我們祖國的，看見过被希特勒分子毀坏了的城市和乡村、工厂、鉄路和車站。淪落在暂时被占領地区的苏联人民惨遭希特勒分子的蹂躪，过着忍飢挨餓的生活。美国人硬向我們說，战争结束后，苏联不能治好創伤，不能恢复被战争毀坏了的經濟，人民也不能工作，他們会衣食无着。

当我们来到苏联国土时，在我们面前出现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使我们感到非常惊奇，苏联人民在战后这样一个短短的时间里竟全部恢复了被战争所毁坏了的一切。

我们看到了新的工厂、新的城市和乡村、学校、新的住宅和车站。苏联人民空前未有的劳动热情的高涨和物质福利的提高到处都可以感到。

接触到真正的苏联现实以后，我们明白我们是大大地受了美国情报官员的欺骗，他们诬蔑我们的人民，企图把战前我们所生长和学习过的那些地方的苏维埃的一切，和对我们说来特别神圣、特别亲切的一切都从我们脑海中消除净尽。

我和库德里亚夫采夫不止一次互相交谈过，于是产生了一种念头，必须结束所有过去那些肮脏的东西。我们明白了，不能危害自己的国家、不能从事间谍活动、进行破坏和暗杀苏维埃人。因此，我们就向国家保安机关自首了。

我们得到了能在祖国面前以忠诚的劳动赎回自己罪恶的机会，为此我感谢苏联政府。

恩·伊·亚库塔在结束自己的讲话时说，现在他住在莫斯科，在一个科学研究所里工作。同时，他正在准备投考高等学校。

**美国情报机关对我们说：要使用一切手段——
收买、贿赂和暗杀。**

莫·波·库德里亚夫采夫说，我的同伴亚库塔详尽地谈到了他自己和我。所以我想主要地谈一谈我是怎样落到美国情报机关里的这个问题。

我生在卡盧加省杜米尼契區布德村，居住在該省的柳迪諾沃城并在學校里念過書。

十八歲時，我被希特勒分子趕到了德國，在那里我被強征到德國的防空軍中服務。戰爭結束時作了美國的俘虜，并被拘留在沙爾河上的朗道城的集中營里，後來就被派去建築慕尼黑——羅馬間的美國機場。在這里，我干着沉重不堪的挖土工作，我聽從了流亡分子包德利也夫的意見，到法屬摩洛哥去找工作，就在1947年到那里去了。在那里，我們處在一種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我們曾尋找各種能修擺脫當時困苦處境的門路。就這樣，我們找到了各種流亡分子團體的“慈善家”，他們開始引誘青年，不惜採用各種手段：從伏特加酒、輕鬆的工作和學習的諾言一直到使用威脅手段。

1951年底，流亡分子日捷里亞金建議我到西德去找流亡分子歐科洛維奇，說他會幫助我找到工作。

到了美茵河上的法蘭克福后，我拜訪了歐科洛維奇。他說，根據他的朋友們的介紹，他知道我是來自摩洛哥的一個很好的能干的小伙子。

歐科洛維奇，也象對待亞庫塔一樣，在征募我以后，將我送到所謂“蘇聯研究所”去了。

在這個“研究所”經過三個月的學習后（實際上是在學校里對物色到的特務進行初步審查並對其進行反蘇教育），歐科洛維奇對我說，其他出路是沒有的，只剩下一條路——秘密進入蘇聯，為美國情報機關工作。

1952年7月，他帶我到巴德維塞鎮，並把我交給美國情報官霍拉德大尉，以便在高級間諜破壞學校里進一步受訓。霍拉德向我索取了保證書，並給了我一個代號“鮑布”。

正如对亞庫塔、赫米尔尼茨基、諾維克夫等人一样，給我也穿上了美国軍服，对我就开始了間諜业务的訓練。

后来，莫·波·庫德里亞夫采夫說，关于以后的間諜訓練和派到苏联領土后的情况，他就不談了，因为亞庫塔已經講了，他們一直是在一起的，他將詳細地講一講美国情报机关給他們的任務。

我的任务是研究苏联公民，以便征募他們为美国情报机关服务。將被征募的人組成地下破坏小組，訓練他們进行破坏活动。通过这些入散布内容为号召組織武裝行动的反苏傳單，企图推翻苏联現存的政治制度。美国情报机关为此曾給过我这种傳單的鉛版。

我和我的同伴亞庫塔还應該不惜采用一切手段，甚至用暗害苏联公民的办法来获取苏联証件。

美国情报机关的工作人員霍拉德告訴我們說，他們对获取苏联証件的問題特別重視。霍拉德給我們作指示時說：

“要使用一切手段——收买、賄賂及其他手段，要克服一切障碍，但是要小心，假如为了获取証件需要暗杀時，那就得把人杀掉，以便得到証件。”

在执行这些任务的同时，我們还要特別注意調查軍用机场、重要軍事目标和工业目标、雷达設備、苏軍兵团的装备和調动情况、莫斯科及其周圍的防空系統等間諜工作。

我們应当將搜集来的一切情报以及关于破坏工作进行情况的报告用无綫电發給美国的間諜中心，或用密写的方法轉寄。

为了便于通信联系，便把在西德、比利时和挪威的秘密地址交給了我們。